職官分紀

二

自開皇以後始自吏部選用仍依舊入直禁中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三臺開皇中御史直宿禁中至是罷其制又置主簿録事員各二人

唐職官志御史臺秦漢曰御史府後漢改曰憲臺魏晉宋改曰蘭臺梁陳北朝咸曰御史臺武德因之龍朔二年改憲臺咸亨復光宅元年分臺為左右號左右肅政臺左臺專知京百司右臺按察諸州神龍復為左右御史臺延和中廢右臺先天二年復十月又廢大夫一員中丞二人侍御史四人主簿一人録事二人主事二人令史十七人書令史二十三人殿中侍御史六員令史八人書令史

十八人監察御史十員殿中監一員少監三員丞二人
主事二人令史四人書令史十二人亭長掌固各八人
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侍御史六人殿
中侍御史九人監察御史十五人光宅元年分左臺右臺左臺專知百司監軍旅右臺察州縣省風俗尋命左臺兼察州縣兩臺歲再發使八人春曰風俗秋曰廉察兩臺御史有假有檢校有員外有試神龍初皆廢景雲四年以兩臺望齊糾舉苛察百僚厭其煩乃廢右臺延和元年復置歲中以尚書省隸左臺月餘而左臺復廢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復有檢校裏行內供奉或兼或攝諸使下官亦如之會昌初升大夫中丞品東都留臺有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監察

御史三人元和後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御史監察御史主留臺務而三院御史亦不常備

通典舊例御史臺不受訴訟有通辭狀者即於臺門候御史御史徑往門外收採知可彈者略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永徽中崔義玄為大夫始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題告人姓名

國朝治平元年閏五月詔御史臺閤門十日一具文武細書班簿以進自今大書為冊月上之

周歷三臺後漢蔡邕以侍御史轉治書侍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三臺謝靈運晉

書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是謂三臺**其門北開**北齊楊楞伽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門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斯事久矣今東都臺門所以不北何者蓋欲變古之制或建造者不習故事耳龍朔中改司經局為柱房為東宮之憲府亦開北門以象御史臺其例明矣或云隋初移長安城造御史臺時以兵部尚書李員通檢校御史大夫欲於尚書省近故開北門非也**籠架北省控制南司**北魏崔暹為中尉尚書後牒索御史監選不與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游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籠架北者今居禮闈控制南司遂不與

大夫

前漢百官表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侍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云臣瓚曰茂陵書御

史大夫秩中二千石位上御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為御史中執法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置長史如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

後漢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丞也舊制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及御史大夫轉為

司空因别留中為御史臺率

魏志建安置御史大夫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

隋百官志秦置御史大夫以貳於相光武中興丞相與御史俱為三公梁御史臺置大夫隋煬帝降大夫階為正四品

唐職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正三品秦漢之制御史大夫副丞相為三公之官魏晉之後多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隋魏中復大夫降為正四品武德令改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左右臺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本從三品會昌二年十二月勅大夫秦為正御漢爲副

相漢末改為大司空與丞相俱為三公掌邦國刑憲肅正朝廷其任既重品秩宜峻准六尚書例升為正三品著之於令

唐百官志御史臺大夫一員正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

五品以上有珂蕃官及四品非清官則否凡朝位以官職事同者先爵爵同以齒致仕官居上職事與散官勳官合班則文散官居職事之下武散官次之勳官又次之官同者異姓為後親王嗣王任文武官者從其班官卑者從王品郡王任三品以下職事者居同階品之上非任文武官者嗣王居太子太保之下郡王次之國公居三品之下郡公居從三品之下縣公居四品之下侯居從四品之下伯居五品之下子居從五品之上男居

秦漢置御史
大夫從三品

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之政令以肅正朝列中丞為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與三司詰之

五代百官志御史大夫從三品會昌六年升為正三品

九國志吳世家武善元年改御史大夫為御史大憲

國朝官品令御史大夫正二品

上誠知人 前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自以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之諸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

以百官石秩試皆御史大夫以盡其能

為三長史所譖

張湯為御史大夫為三長史朱買臣等所譖帝使趙禹責湯禹至鎮湯曰令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對為湯乃上言謝曰譖臣者三長史也帝追惜湯於是悉誅三長史

為百寮率

哀帝建平五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為百寮率從之

請削諸侯之地

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寮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去副封以防壅蔽

漢雜記故事上書為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有不善屏去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壅蔽

刀筆之吏臣執之

漢武帝集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者乃得上座御史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競為官政

唐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别置臺獄有所鞫訊使輙繫之

意耳 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挺曰御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為卿者卿勉之哉挺謝曰臣駑下不足以辱陛下高位且臣非勳舊而超處藩邸故寮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嘗大夫糞 御史大夫魏元忠臥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視元忠便液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怵霸曰大夫糞味甘或不瘳今味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以其事露朝士

見侍御史坐不起 韋挺為御史大夫見侍御史坐不起時馬周為監察韋恃性使氣略於知人馬以才幹特達志於善事韋猶作常人相處及韋為太常卿馬累遷中書舍人太宗嘗欲復用韋在門下馬密陳其傲狠非宰相器遂寢十九年征遼擇人運糧馬云韋挺中麁使上然之竟以此敗

馮几不起 韋絛為御史大夫自以宿望兼重備歷臺職每中丞以下拜謁韋馮几不起在塗致禮曾不降乘而寮屬亦無以間焉

耳目官固

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曰辟車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

烏臺峻秩蒼佩崇班

蘇珦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摠鈇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資卿之通任前岐州蘇珦詞否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才堪入巨川之用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憑熊風趋露冕朱帷霧散初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直屏權豪之氣

迭為宰相

通典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日之同平章及參知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韋匡迭為宰相薛宣韋賢匡衡皆至丞相而貢禹但為御史大夫

中丞

前漢百官表 見御史大夫門

後漢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之

漢官解詁注建武以來省御史（原缺八字）蘭臺十有五人特置中丞一人（原缺十一字）次尚書環濟要略御史中丞一人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晉職官志御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為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及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又為大司空而中丞出

外為御史臺主歷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為臺主
宋百官志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尚書丞郎則中丞止車
執板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不知此制時省中
丞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史臣按漢志執金吾
每月三繞行宮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併中丞中丞秩
二千石
南齊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晉江左中丞司隷分督百
僚傅咸所云行馬内外是也今中丞則職無所不察專

云宜官告以受辭訴一人緗衣執鞭杖依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喤至階一人執儀囊不喤

後齊中丞一人

唐職官志御史臺中丞二員正四品下漢御史臺有二丞掌殿中秘書謂之丞漢末改為御史長史後漢復為中丞後魏改為中尉宮正北齊復曰中丞後周曰司憲中大夫隋諱中改為治書御史為從五品武德因之貞觀末避高宗名改為中丞置二員龍朔改為司憲大夫咸亨復為中丞本正五品上會昌三年十二月勅中丞為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為憲臺長令九寺少卿考諸州國子司業京兆少尹并府寺省監之貳皆為五品下唯中丞官重品秩未崇可升為四品下與丞郎出入迭用著之令

唐百官志御史臺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餘見大夫門

六典中丞二人正五品上晉宋齊梁陳並以中丞為臺主品第四梁制十八班中丞班第十一後魏改中尉正三品太祖中為從三品北齊復曰中丞正三品後周秋官置司憲中大夫二人掌丞司冦之法以左右刑法蓋比御史中丞之職也隋省中丞官置御史大夫為臺主以治書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任歷代品秩並同惟北齊為從五品隋因之大業六年加至正五品八年又為從五品皇朝因之自後漢以來御史中丞皆一人皇朝因之

五代史百官志會昌二年御史中丞正五品亦與大夫

同特升為正品晉天福五年二月以御史中丞為清選
正四品按唐典御史中丞五品上今始升之
國朝咸平五年三月癸卯以右諫議大夫宋太初權管
勾御史臺事甲辰御史臺上言右諫議大夫王化基先
權中丞正衙常參立中丞塼位內殿起居日立本官班
今宋太初以右諫議大夫權臺事請定立班制詔如王
化基例
官品令御史中丞正三品

微文深詆史記臧宣為御史中丞幾二十年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為敢決執法殿中漢書陳咸為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百寮震慄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中丞舉正非法百寮震慄三獨坐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執憲奉法多所糾正謝承後漢書陳謙拜御史中丞執法奉憲多所糾正百寮所敬奉法按舉無迴避續漢書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嚴舉劾按掌中明舊典奏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寮憚之百寮嚴憚魏志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並舉絕勛為宮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己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勛以宮正忤上旨左遷持書執法入為中丞魏畧牛允字士宗世為宦族出為郡守入為御史中丞得直司之

體魏鄭鮮之遷御史中丞明憲直繩甚得直司之體外王劉毅權重當時朝廷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特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

立朝正色宋荀伯子為中丞莅職勤修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呵毀或延祖稱其言切直又頗雜嘲戲故士人以此非之

不阿權戚蕭惠開為中丞百寮畏憚之八年入為侍中其年詔曰惠開前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執法中司傅賢拜御史中丞執法中司百寮敬服

與洛陽令分路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正繩直筆晉周處字子隱為中丞奏征虜將軍石崇大將軍梁王彤等正繩直筆權豪聚肅

真可畏宗室敬王司馬恬字元愉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公廢太宗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當夜吹警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明日溫

見奏事歎曰此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

明法直繩內外震肅 傅宣為御史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甚有威風

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熊遠字孝文遷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奏免尚書僕射十餘人 劉暾兼中丞奏免尚書僕射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以即真

請免刁協官 晉中興熊遠遷御史中丞尚書郎盧綝入直遇尚書刁協大司馬門外協醉使綝避之綝以當直不肯回協令威儀牽綝隨馬至協車前而後釋遠奏上請免協官詔令白衣領職

百官避路 江左拜御史中丞不得役入尚書省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隘淳排擠溝中但得鹵簿者雖皆清道而中丞尤嚴

白簡 南史沈約為御史中丞彈奏王源文云源官品應黃紙輒奉白簡以聞又任昉為中丞彈曹景宗文亦云謹奉白簡以聞

青箱 王準之自曾祖彪之

傳聞多練悉朝儀自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學御史中丞為百寮所憚自彪之至準之四世居此職

四世居此職上

朝士畏其筆端 劉璠恃性使氣上人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勳非德彈王僧達云蔭藉高華人品沈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

南司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汚百萬杲奏収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梁武帝聞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

奏劾尚書令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抗劾尚書令徐羨之虧違典憲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為治中使璩之解釋於琳之使寢其事琳之不許曰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勸我耶自是百寮震肅莫敢觸禁

百

寮震肅上近世獨步江淹為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非公事不妄行今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淹於是中書令謝朏等及二千石大縣官長多被奏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服章嚴肅若不可犯梁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詞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頊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涕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

簪裾輻湊號龍門之遊任昉為御史中丞簪裾輻湊預其讌者殷芸到溉劉孺劉顯劉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

清憲沈約辭中丞表云竊服清憲

公平無所阿附徐儉陵子有志操為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寒暑淹積

弟三人並歷御史臺中丞被憲者多結怨鄰家失火仲興毋孔氏疑為人所焚大呼曰我三兒皆作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得入車輻 梁樂藹發江陵於船得入車輻中丞健步辟道者至是果遷焉

如老虎 晉崔鴻十國春秋前趙録段凱驍勇善射好讀書為御史中丞明筆直繩無所阿避號曰老虎

權換廨宇 陳睦繕拜中丞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居之

優而不尅 王隱晉書庾峻為御史中丞優而不尅

清直之人 後漢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丞帝妹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訴於帝帝謂公主曰高尉清直之人彼所執者公事豈可以私懷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妹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李生猶漢汲黯 李彪遷御史中尉遠近畏之豪右屏迹高祖常呼為李生

又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不揖省郎

後魏宗室子思性劉暴恒以忠烈自許為御史中尉奏曰按御史令曰中尉督司百寮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王公百辟避路肅宗之世為臨洮舉哀故兼尚書左僕射元順不肯與名又不送簿故中尉臣酈道元舉而奏之而順復啟云尚書百揆之本令僕納言之責不宜下隸中尉送名御史臺尋亦蒙勑聽如其奏臣去月朔旦臺移尚書索應朝命帳而省稽留不送尋復移催忽為尚書郎中裴獻伯後注云按舊事御史中尉逢臺郎於後道中尉下車執板郎中車上舉手禮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既見此深為怪愕即遣移問事何所依又獲尚書郎中王元旭執出蔡氏漢官似非穿鑿始知裴王亦規壞典謨臣按漢書宣秉為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俱會殿廷並專席而坐京師號為三獨坐又尋魏書崔琰傳晉文陽傳嘏皆云既為中丞百寮震慄以此而言則中丞不揖

臺郎蓋已久矣憲臺不屬都堂亦非令曰又尋職令云朝會失時即加彈糾則官簿帳應送上臺灼然明矣又皇太子以下違犯憲制皆得糾察則令僕朝名宜付御史又亦彰矣詔從其奏仍為元天穆所停

赤棒

北齊皇宗琅琊王儼武成第二子初封陳平王拜開府御史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遥駐車去牛頓軛於地以待中丞過或遲違則赤棒棒之自都鄴後魏此儀浸絕武成欲推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憲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清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為善更勅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

當使天下肅然

齊王高澄用崔暹為中尉宋遊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

丞兼戶部侍郎判李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裴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公事從之

度用崔從自代裴度為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度作相用從自代為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

官屬選用宜得實才高元裕字景圭開成中改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魏中庸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為府縣之職

奏進羨餘錢歸融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違敕進羨餘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上中外財賦皆陛下府庫也周仁輒陳小利妄說異端入財貨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淺臣恐天下放效以羨餘為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請行重責以例列蕃

中外不繩而自肅孔緯字化文為御史中丞緯器志方雅疾惡如仇既總憲綱中外不繩而自肅

堪任此官惜哉又曰牛僧孺可為大夫宰臣鄭覃曰項為中丞未嘗搏擊恐無風望上曰不然鷙鳳與鷹隼事異上又曰居晦此官朕曾以時謗謂李白輩為四絕問居晦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為中丞

請僕射退位 盧垣為中丞裴均為僕射在班躋位垣請退之均不受垣曰姚南仲為僕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垣曰是正直而不交權倖者尋罷為右庶子時人歸咎於均

凡弟並導騶兩塗 三國典畧梁張綰字孝卿為中丞兄續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導騶兩塗前世所未有時人莫不榮之

糺太子不糺尚書 傅咸奏司隸中丞得糺太子而不得糺尚書臣所未喻朝廷無以易之

以法鞭皇太子傅 梅陶叙余居中丞曾以法鞭皇太子傅親友莫不致諫余荅而應云堂高由陛皇太子所以崇於上由吾奉王者法吾豈枉道曲媚後皇太子特見延請

問不得專責所司

謹畏孔道輔為中丞自兗州至京師凡二十里日具公裳幞頭席帽乘馬其謹畏如此及論廢郭后事天下聳聞風采

天下聳聞其風采

上愚民欽信道輔再為中丞初劉平戰沒言者以平降於賊上怒圍其家將族之平家人就闕訴冤道逢中丞騶唱遂攔其馬叫冤兩街賣飯人皆曰徒勞爾此中丞孔中丞也其為愚民欽信如此

非樸謹非糾繩才皇祐中孫抃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制下諫官論奏抃樸謹非糾繩才不合居此官抃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謙讓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捷給若嗇夫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豈謂是乎仁宗察其言趨視事

面折林瑀賈昌朝為中丞侍講林瑀者用天子即位年月日傅會易卦以推吉凶昌朝因面折之退又疏瑀所推不經不宜侍上左右仁宗為罷瑀

疏言浮華

險薄 王疇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時諫官御史唐介等坐彈奏陳升之罷絀議者謂介等為小人遊談所誤疇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持摭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

不肯以恩意假人 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

宰相而下皆畏 上曰是不以恩意假人者也

無如吾同姓 上嘗言臺諫官須厚重知治體者方可選用御史中丞為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槩及為中丞事不該理體者不言故止重之不大用以知制誥王疇文章雅正立朝嚴介擢為中丞以代槩

厚重知治體

上贈詩 梁江總贈孔中丞詩曰我行五嶺表辭鄉二十年聞鷺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寀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官高清簡肅權豪誰知懷九歎徒然見二毛

作箴 傅咸御史中丞箴叙曰百官之箴以箴王闕余承先君之蹤初位憲

臺懼有忝累垂翼之責且造斯箴以自勗勵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詞曰煌煌天文宿星是環爰立執法其輝有煥執憲之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蹇蹇匪躬是曰王臣既直其道奚顧其身身之不顧視有弗震邦國若否山甫是明馬用彼相莫扶其傾淮南搆逆實憚汲生赫赫有國可無忠貞憂責有在繩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植無禮是逐安惜翅翼嗟爾庶寮各敬乃職無為罰先無恬厥力怨及朋友無慙於色得罪天子内省有慝黯是用作箴惟以自救

此人不敢不憚 王隱晉書敬王恬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太宗即位大司馬温也中堂警角恬劾大不敬請治罪明且温見奏歎曰此人不敢不憚

辨禮法之過 國朝蔡齊為中丞初明肅上仙議尊楊太妃為太后垂簾聽政議決名百寮賀御史中丞蔡齊謂臺吏曰若無御史中丞則可追班既有御史中丞誰敢追班乃前白宰相以辨失

禮亂法之過執政不得已為損其禮上聞而嘉之

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 前漢谷永薦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

御史有言不先白中丞 歸田録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中山劉子儀為中丞始牓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留班廷爭 東齋記事王安簡公為御史中丞嘗留百官班以廷爭張堯佐仁皇急遣使正之為罷堯佐宣徽景靈二使焉

治書侍御史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尚符璽者有印綬比二千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後漢百官志治書侍御史二人秩六百石本注曰常選用明法律者為之凡天下諸讞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蔡質漢儀曰選御史高第者為之胡廣曰宣帝感路温舒言秋季後請讞時帝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治書御史起此後因別置冠法冠秩百石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事罪當輕重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惠帝以後無所平治備位而已

晉職官志按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任也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

及晉惟治書侍御史四員泰始四年又置黄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治之後并河南遂省黄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

宋百官志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以上魏晉以來則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也

南齊百官志治書侍御史一人

後魏百官志孝文帝太和八年治書御史第五品上在著作郎下尚書郎郎中上二十八年後次職令改為第六

品上班在謁者僕射下

隋百官志梁治書侍御史二人掌舉劾官品第六以下分統侍御史齊二人隋因之開皇官品令有治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貳從五品下班在尚書郎下大業三年官品正五品在著作郎下都水使者上五年又減為從五品在都水丞下臺中簿領皆主之即今之御史中丞六典唐貞觀中避高宗諱省治書侍御史依前代置御史中丞

縣官漫漫冤死者半風俗通項者廷尉多墻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議獄里語曰縣官漫

正己當官不憚強禦 後魏高道悅拜治書侍御史正己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稱職 隋梁毗字景和性剛謇有學術開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書侍御史名為稱職

當朝正色百寮敬憚 柳彧字約文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百寮所敬憚上嘉其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端笏整容 左僕射楊素當塗貴重百寮慴憚無敢忤者嘗以小譴勑送南臺素恃貴重坐侍御史柳彧自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勑理公之罪素遽下或據案而坐立素於廷辯詰事狀素由是銜之是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吏贓汚不稱者三百餘人州縣為之肅然

百寮震慄 禁毗陸知命並拜治書侍御史在朝侃然正色為百寮所憚時齊王暕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百寮震慄

賜朝服一襲 游元字楚客兼治書

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

後漢百官志侍御史十五人秩六百石以公府掾屬高第補之或牧守議郎郎中為之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之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違失則劾奏蔡質漢儀曰其二人者更直執法省中者皆糾察百官督州郡法公府掾屬高第補之初稱守滿歲拜真出治劇為刺史二千石平遷補令見中丞執板揖

應劭漢官儀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柱

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也或說古有獬豸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形為冠爾余覽秦事云始皇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漢興襲秦因而不改

漢舊儀御史員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衣絳給事殿中為侍御史宿廬在石渠門外餘三十人留寺理官事也

晉職官志侍御史掾二漢所掌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祀四曰尉馬曹掌

右巡尋以務劇選用京畿縣尉又置御史裏行使殿中裏行使監察裏行使以未為正官無員數唐法殿中侍御史遷拜及職事與侍御史均開元以降權屬侍御史而殿中兼知庫藏宫門内事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嫉惡者少通狀壅絶十四年乃定受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

理罪時人奇之　京畿稱宰相之才　楊秉拜侍御史京畿咸稱其宰相之才　觀覽風俗　譙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於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　與中丞趨舍不同　華嶠後漢書何進辟孔融舉高第為侍御史與中丞趨舍不同託疾歸家　横劔當車　續漢書种暠拜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齎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太傅高襃不知所以不能止開門臨去暠至横劔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扶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不敢爭　刀筆吏　漢雜事趙堯以刀筆吏遷侍御史　白筆　魏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殿而坐帝問此何官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當如今者直備位但珥筆耳注音餌　視事番直　職品令侍御史無曹別所主唯參署臺内文案與殿中侍御史晝則分臺

儀性剛鯁有不可奪之志開皇初為侍御史處法平當不為勢所回

國之龜寶

柳彧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寮敬憚上嘉之曰柳彧正直之士國之龜寶

獨搖不須風

柳調為御史僕射楊素嘗於朝堂見調因獨言曰柳調通體弱獨搖不須風調斂版正色曰信無取者公不當以為侍御史信有可取不應發此言公當具瞻之秩樞機不可輕發素甚奇之

白鹿馴擾其廬

陳孝慈以貞介知名為御史丁父憂去職喪居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

獬豸冠

接禮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漢書云獬豸冠高五寸秦制也法冠服之接董巴注云獬豸神羊也蔡邕曰如麟應劭曰此獸主觸不直故執憲者為冠以象之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舉鞭聳揖

唐御史遭長官戢轡辭而止焉乾封中王本立為御史意氣頗高塗遇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鞭弛鐙輕重無

常開元以來但舉鞭聳揖而已

尹避臺官 王播爲侍御史貞元末幸臣李實爲京兆尹恃恩頗橫嘗遇播於塗不避故事尹避臺官播移文詰之

烘堂 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坐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

監奏 御史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分班入閤則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

白兎御史 酷吏王弘義爲左臺侍御史弘義常於鄉里求旁舍瓜主悋之弘義乃狀言瓜園中有白兎命人捕逐斯須園苗盡矣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兎御史

膽落 温造字簡輿爲侍御史李祐自夏州入拜金吾違制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胆戰汗流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吁可畏哉

獬豸不識字 則天將不利於王室羅織之徒已興矣侯思止者雍州醴泉人告舒王及裴貞反周興按之並族誠

初遷侍御史時崔日知為京兆尹貪暴犯法瑒與御史大夫李傑將糺劾之傑反為日知所搆瑒奏曰糾彈之司若遭附會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矣上不能以其言切直遂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歙縣丞

去姦邪於雙闕之前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帝怒出義方為萊州司戶而不問義府姦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為愧

遠近聞授職欣然相賀徐有功為左臺侍御史則天襃異之時遠近聞有功授職皆欣然相賀後潤州刺史竇孝諶妻龐氏奴誣告給事薛季昶斷其罪當死有功獨明其無罪而李旭等反陷有功黨援惡逆奏付法當棄市則天覽奏名有功語之曰卿比斷獄失出何多對曰失出臣下之小過好生聖人之大德則天默然由是龐氏減死有功除名為庶人尋起為

左司郎中廷劾李義府王義方遷侍御史時李義府執權用事婦人淳于氏有美色坐事繫大理義府悅之託大理丞畢正義枉法出之高宗重按其事正義自縊高宗特原義府之罪義方以義府姦蠹害政將加彈奏以問其母母曰昔王陵母伏劒成子之義汝能盡忠立名吾之願也義方乃廷劾義府高宗以義方毀辱大臣言詞不遜遷萊州司戶

主聖臣直柳範為侍御史吳王恪好畋遊損居人田苗範奏彈之太宗謂侍臣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動搖山嶽震慴州縣乾封中韋仁約除侍御史與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禮或勉之對曰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銜命出使不能動搖山嶽震慴州縣誠曠職耳

耳目之

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舍恣情愛憎由己則國之刑憲何所施陳今竇琳請陛下從之臣所執奏陛下亦從之今日從之明日又改之欲令下人何以遵奉夫人無信不立匹夫匹婦尚不可失信況為天子安可戲言今陛下二三其言處分不定臣恐四海之内無所適從帝竟從藏器所奏

熒惑御史之象 黃石公陰謀秘法熒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令刑罰取補糺正

南牀 通典食坐之南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不得坐亦謂之癡牀言處其上者皆驕敖自得使人如癡又曰凡侍御史之例不得出累月則遷南省故號為南牀

登癡牀上

名望素高 九國志吳楊廷式為侍御史知雜事廷式強立忠直名望素高及為憲職人皆屬望雖功臣武將亦嚴憚之徐知誥輔政漸革貪弊張崇為盧州刺史好聚斂會盧江民訟其縣令掊刻者時議以崇難制使廷式往按之廷式謂知誥曰雜端推事其威至

之旨上言天長六合城壁皆五代設險之地請折塼以脩寺令後乞降朝旨禁絶拆塼上曰城池設險雖亦故事然朕方恃德不恃險設或有大寇盜一小邑雖有城池亦不足禦卿為臺官為朕言取國家大事未幾出知潁州然亦依其所奏上之斷國體也如此

宋羅江

時又有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不可備不虞卿令宮中養狗無謂也會曹隸叔言朝言不及犬馬而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號

言事不尚沽激

何郯天性鯁直歷三院御史言事不尚沽激頗有大體朝廷重之

趣令就職

治平元年新除侍御史知雜事呂誨以嘗言承旨罰黜過失辭職黜奏曰諫官御史本為人主耳目一時公言非有嫌怨且誨初得御史乃臣與孫抃五人薦舉臣知其為人方正謹厚今茲擢用甚允衆望臣得與之共事必能協濟伏望趣令就職詔以喻誨遂就職

奏對鄙俚

席平為侍

御史彈奏夏竦不當為樞密使及奏對鄙俚人皆以為笑辭兼判大理寺二年知雜呂誨奏風憲糾繩百司刑名出入當舉劾若令判大理寺則於體有妨望許辭免從之

納勅中書二年知制誥韓維奏准勅舉御史緣臣近累論奏乞追復呂誨等所有御史未敢受詔閤門納勅中書

在言職少所建白二年尚書禮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龔鼎臣為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鼎臣為宰相韓琦善翰林學士吳奎欲舉御史賈黯不肯奎爭不能得乃止既而以尚書都官員外郎受起居舍人知諫院未幾遂知雜事在言職少所建白其後上欲以王廣淵為諫官御史多不稱職如龔鼎臣乃未嘗言事至是出之

光誨言事尤多上自即位委政大臣諫官御史言事者有司馬光呂誨傅堯俞趙鼎范純仁呂大防而光誨言事尤多嘗言王廣淵姦邪不可以直集賢院呂誨嘗論奏宰相韓琦

五罪以為當罷去皆弗聽

臺官用稀姓歸田錄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殿中侍御史

晉職官志魏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即其始也晉置員四人江左置二人隋梁有四人掌殿中禁衛內事隋置殿內侍御史十二人煬帝省殿內侍御史員唐百官志殿中侍御史九人從七品下掌殿廷供奉之

也

大臣不宜輕易王無競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楚客等大怒轉無競太子舍人

劾趙彥昭左道郭震在職劾刑部尚書趙彥昭等曰以女巫左道亂常託為諸姑以賤台階驅車造門著婦人之衣攜妻就謁申孤子之禮請下獄

四其御史郭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時人號為四其御史

接武夔龍簉羽鵷鷺上官儀進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簉羽鵷鷺豈雍州判佐比乎時以為清言

小事不足介意唐臨初為殿中侍御中大夫孫雲韋挺以朝列不整責臨臨曰此為小事不足介意

請令之後革之明日江夏王道宗自以貴戚共韋挺對立語臨趨至曰王亂班臨彈王江夏答曰共公大夫語何至於是臨曰大夫亦自亂班韋失色而退諸人莫不悚動

治獄至仁恕

崔仁師貞觀初改殿中侍御史時貢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纍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及至悉去囚械為具食飲湯沐以情訊之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諸家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刖足亦皆有禮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故吾願也及敕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綴供奉班出入

後唐天成中御史臺奏每遇入閤舊例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祇候彈奏公事或南班失儀點校不及今欲依常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位乃各綴供奉班出入

識面臺官

國朝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太常

中令置其職沈約宋書秦監御史古牧伯也與令不同
齊職儀晉宋時有限外御史冠服同正員而無局任令
裏行内供奉之類是也明慶年王本立余衡皆監察裏
行自此始有其號後魏職品令太和末置檢校御史十
二人宿直外臺不得入宿内省第九品上在律博士校
書郎下
北齊職品令檢校御史十二人從八品上員同殿中在
尚書都令史太樂令上

左藏庫三院御史皆領繁劇外府推事其後以殿中侍御史上一人為監太倉使第二人為監左藏庫使凡諸使下三院御史內供奉其班居正臺監察御史之上察院有計史三十四人令史十人掌固十三人

六典監察御史十人正八品上蓋取秦監郡御史以名官後周秋官府有司憲府族下士八人隋煬帝大業八年又置御史百員從九品尋省蓋吏卑於監察矣餘同唐志

國朝咸平四年以太常博士張異為監察御史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遂詔本司自

薦屬官俾正名而舉職也嘉祐四年御史中丞韓絳舉御史而限次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行從之初以王陶為御史裏行熙寜三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御史自定始也知制誥宋敏求當撰詞頭奏御史之官國朝以來其任頗重舊志領太常博士經兩任通判方許奏舉入臺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幕職官便升朝著峻處紀繩之地臣竊恐弗循官制之舊而未厭羣議所有詞頭未敢具草又以疾乞解

職詔罷知制誥令送別官令草馬

元祐官品令監察御史從七品

御史雨 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決真卿至立辨之時天旱獄決乃雨郡人呼為御史雨

三尺之法與天下共 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便棄刑書臣忝法司不敢奉旨高祖從之

使還稱旨 陸元方為監察御史則天草命使元方安輯嶺外將涉時風濤甚狂舟人莫敢舉帆元方曰我受命無私神其害我遽命濟而風濤果息使還稱旨

稱職 齊澣少以詞學稱中書令姚崇用為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允於風教當時以為稱職

監祀 舒元輿為監察御史天寶初玄宗祀九宮

執政惜其才奏為左補闕

越次請往案覆

李尚隱景龍中為左臺監察御史時睦州刺史馮昭泰誣奏桐廬令李師等二百余家稱其妖逆詔御史按覆諸御史憚昭泰剛愎皆稱病不敢往尚隱歎曰豈可使良善陷枉刑而不為申明哉遂越次請往按覆竟推雪李師等免之

卷簾與語

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事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己之官秩授之則天名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芥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遂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固請為僧

王守慎有美名垂拱中為監察御史時羅織事起守慎舅侍郎張知驥推詔獄奏守慎同知其事守慎以疾辭固請為僧則天初甚怪之守慎陳請詞理甚高則天欣然從之賜號法成識鑒高雅為時賢所重以壽終

明目張膽

韋思謙云大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

報國恩終不能為禄禄之臣保妻子耳

埋金

郭虔瓘在職舉吏獻吏執事詣杜暹接之獻遺金於暹暹受之埋於幕下及去乃移牒收取之

剛正

蕭至忠為宰相蘇味道贓汚御史大夫李承嘉嘗名諸御史責之曰近日彈事不諮大夫禮乎衆不敢對至忠進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各自彈不相關若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不知白誰也承嘉默然而憚其剛正

奏宗楚客

崔琬為監察御史彈奏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等驕恣跋扈請收劾之舊制大臣有被御史彈者皆俯僂趨出待罪朝堂楚客瞋目作色稱以忠鯁被誣中宗令琬與楚客約為兄弟時人竊歎焉

有李勉始知朝廷尊

李勉將監察御史屬朝廷左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切諫盤遊

穆宗即位監察御史楊虞卿以

罪人京師之人皆曰張御史貌柔和而心剛正上
貌柔和而心剛正真御史也

督軍御史

晉職官志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置督軍御史事
竟罷東晉孝武太元六年復置隋煬帝時有監軍御史

符節御史

前漢百官表其治書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
銅印黄綬
漢官儀尚璽四人掾史趙堯為符璽御史蓋尚璽者也

晉職官志符節御史秦符璽令之職也漢因之任次御史中丞掌綬節銅武符竹使符及秦始中武帝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防禁御史

晉職官志按魏晉官品令又有防禁御史第七品蘭臺之職也

主簿

六典主簿一人從七品下漢書張忠為御史大夫署孫寶為主簿魏晉以下無聞隋

備焉

國朝西京於分司官内差一員權關即差官權掌判南京上令留守通判權掌後北京置臺專差官領令則三京皆有正官領之大中祥符七年詔西京留守司御史臺令後行香拜表不以官班高下止以知府兼留守為首

天禧四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晁迥為主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他官止云

可覩採便通進若顯有違礙不可施行即當日內告示本人知委不識字者許陳白紙據所論事件判院官當面抄劄詰實口詞仍當日據收接到所進文狀都數逐件開坐行與不行因依具單狀聞奏若進狀并過白紙人稱鼓院看詳不盡情理即許經登聞檢院進狀披訴仰檢院詳酌事理若鼓院所定不行為當即具不具為當緣由判押審狀與進狀人收執如鼓院所定不當即具不當事件併元進狀繳連進呈其收接所進大狀亦

於當日内具都數開坐行與不行因依畢狀聞奏其披訴人即時判審狀給付即許於御史臺陳訴其登聞鼓院檢院委實行遣不當者方得接撾及繳所判審狀披訴當付所勘鞫如披訴得實判鼓檢院官必行朝典如是虚妄本人科上書不實之罪未經鼓院進狀檢院不得收接未經檢院不得接撾進狀違者依法科罪

判院官二人舊以内臣勾當至道三年改用朝臣而未有主判之名景德四年始命左正言知制誥周起太常丞